

麝香大案

赵大年 著



黄河文艺出版社

BK 80/28.

I247.5
2836

3



麝香大案

赵大年 著

黄河文艺出版社



B 463689

麝香大案

赵大年 著

责任编辑 李 允

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郑州市经五路16号)

河南省荥阳县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7.75印张154千字

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9,000册

ISBN7-5400-0031-7/I·30

统一书号：10385.155定价1.75元



这只特制油桶一次就能夹带十来公斤！



查私员也纵身跳上舢板，划着船追捕跳海的逃犯。



徐家旺哈欠连天，六神无主，坐在木板凳子上直打晃儿。



“哈哈，你要星星，我连月亮一块给你摘下来。”



外边又传来三声枪响……

目 录

.....

麝香大案 (1)

一、香港红灯街的女郎 (1)

二、重返深圳的红灯街女郎 (29)

三、雷达屏幕上的光斑 (62)

四、手执绿卡的菊花夫人 (92)

五、麝香大王迷踪 (122)

狩猎伶仃洋 (171)

麝香大案

一、香港红灯街的女郎

1

人们常谈香港的红灯街是一条现代殖民地的烟花巷。这天，鹿茸洋行的小老板黄天富发了善心，带着现金支票来喝咖啡，决心为刘兰香小姐赎身。

咖啡厅的女招待与后楼的单间女郎是有区别的。她们并不伴客过夜，说白了，尚未沦为娼妓，在红灯绿酒、银盘黑咖啡之间，她们仅仅赤裸着上身，往返于顾客与钱柜这狭小的天地里，端盘子、收小费，打情卖俏，招揽生意。

刘兰香小姐是个新来的“雏儿”，签订了当女招待的合同之后，第一天来上班的时候差点没羞死。她万万没想到干这种端盘子送咖啡的活儿还必须把上身脱得精光……然而合同已经签了字，按了手印，铺保王先生还为她交了一笔保证金，不干也得干呀！

每天当值六七个钟点，从华灯初上，到子夜过后，始终露着笑脸，像只笑面猴似的在咖啡厅里往返穿梭。客人少，她们就光着膀子站在珠帘里面招手引诱；顾客多了，茶桌边坐得满满的，她们就扭动着腰肢在人缝里穿行。除了脸部化妆，擦胭脂、涂唇膏、粘睫毛、描眉、画眼影之外，手脚染上红指甲，肉色的连裆长筒丝袜，超短的迷你裙，从裙

腰往上直到脖子，前胸后背都要擦粉，而且，最令刘小姐难堪的，是拔光腋毛，还要在奶头上涂一点粉红颜色。为此，她的笑眼里常常闪动着泪花儿。

小老板黄天富发现了这位泪光闪闪的“雏儿”。一打听，刘小姐是刚从内地来港不久的高中毕业生，跟着父母和大姐住在棚户区——贫民窟，为生活所迫才到红灯街挣钱糊口的女孩子。好哇，为她花钱赎身是值得的。

从这天起，刘小姐便交了好运，成了小黄老板直接聘用的“雇员”。差事不多也不累，更不用袒胸露背出卖色相，只须遵照黄天富一人的口头指使，每月跑一两趟深圳特区就行。

她没有固定的薪金，报酬却是优厚的。跑一趟给一笔钱，少则五千，多则一万，每月收入一万多港元，赛得过香港大学一位高级讲师。而且，到了深圳，高级宾馆由她住，精美食品随便吃，出租汽车招手就坐，包一辆专用也行，一切花费“实报实销”，还不要收据。刘小姐很快就学油了，每次都从这“旅差费”里再捞他几千元。

父母和大姐，谁也不知道这个刚满20岁的阿香跑到深圳去干什么。问吧，阿香却守口如瓶，只说是做买卖，再多一个字也抠不出。

刘兰香对小老板黄天富是很忠心的。一方面，把他看做自己的主人，解救她脱离红灯街的恩人；另一方面，她又非常害怕鹿茸洋行，因为她知道的内情渐渐的多了。

这可不是一般的害怕呀，假如你多少了解一点香港黑社

会的组织和活动，也就能理解刘小姐目前的处境了。

朋友，你知道一小瓶法国高级香水能卖二百港元，而普通香水只卖一两元钱的原因吗？这高低之间差价百倍的奥秘在哪儿？

你知道香港这个好听的名字是怎样出现的吗？

别急，美丽的港姐刘兰香将为你解答这些秘密。

2

刘小姐略微犹豫了一下，便大大方方走进了第三条过境巷道。

跨过深圳河上的罗浮桥，走进海关的联检大厅，办理法定的入境手续之后，欢迎她的将是可爱的深圳市——天高地阔，物价便宜，那香蜜湖度假村，西丽湖度假村，还有银湖、盐田、大小梅沙……多少熟悉而又惬意的游乐场啊，连空气都是新鲜的。

每次回内地，她都高高兴兴，同时又在心底隐藏着三分恐惧和七分侥倖。可喜每次都是好运气。

这次又是好运气吗？她相信天官赐福，但又没有十分把握。现在，她已经通过了武警部队的边防检查台、卫生部门的入境检疫台。在即将接受海关检验的时候，她略微犹豫了一下。

她只犹豫了一两秒钟，飞速扫视大厅里多条过境巷道——其实每条巷道都是一样的，都能顺利通过；她还是选择了第三条，因为这条巷道的海关检查员最年轻。

这位年仅18岁的小伙子名叫蔡军，同志们却常叫他小菜

儿——好比是餐桌上一碟不起眼的配菜。瘦高个儿，嘴边刚长出一层还没资格称做胡须的茸毛，虽然身穿威严的海关制服，头顶国徽，代表国家守卫着繁华的南大门，刘小姐还是一眼就“选中”了他这个稚嫩的对手。

刘兰香走到了蔡军值勤的检验台前。她没有携带什么行李和洋货，只背着一个中号挎包，当面打开，让蔡军查看里面的几件换洗衣裳和化妆品。她知道，这些随身用品根本不用上税，也没啥可检查的，看一眼，几秒钟便可过关了。

没承想，蔡军却一眼认出了这位“臭小姐”，立刻伸手示意叫她到旁边一间单独的检查室里去。

“凭什么……”刘兰香只说了半句话，还是服从了头顶国徽的检查员的要求，向那间挂着蓝布门帘的单间走去。

小蔡的手却有点哆嗦了，他立即揪了检查台内侧一个红色电钮——“要案”的讯号迅即传到了有关部门。他本人没有离开岗位，强制着自己的情绪，不动声色地继续接待排队过关的旅客。

这里是号称“天下第一关”的中国九龙海关。它下辖许多分关、支关，仅罗浮桥这一处的铁路旅客，平时每天过境者就有一万余人次，节日多达两三万，其繁忙程度可想而知。再加上汽车过境的文锦渡关，轮船码头的蛇口关……车如流水马如龙啊，检验工作的高质量和高效率便成了第一位的要求。

资本主义国家的多数海关，只重点检查三种走私的东西：武器、毒品、黄金。我国的海关，对于一切私货，包括

家用电器、黄色书刊和录像录音磁带等等在内，无所不查。又要查得细，又要查得快。又要对外开放，又要加强管理。这看起来相互矛盾着的两项要求，近几年却锻炼和造就了大批的青年海关查私员。

有没有疏漏呢？当然有啦。刘兰香小姐多次往返于港深之间，不都是顺利过关了嘛。半个月以前，她就从“小菜儿”的鼻子底下滑过去了。她不知道自己曾经露过馅儿，也不记得小蔡的模样，只知道过关的时候选择年轻稚嫩的对手打交道；吃一堑长一智，蔡军却牢牢地记住了刘兰香这位“臭小姐”，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叫你溜掉！

上次，刘兰香离开深圳回香港，出境的时候是由蔡军检验的。什么私货也没有，除了随身日常用品之外，手提箱里只“多余”一个景泰蓝铜瓶。这玩意儿也是公开买卖的工艺品嘛，刘小姐多带几个也无妨。蔡军还是把它从塑料袋里拿出来看了一下，摇一摇，铜瓶是空的。就在此时，他闻见了一丝奇特的臭味儿。什么味儿呢？他从来没闻见过。手提箱里也没有什么药品，臭味似乎是从景泰蓝铜瓶里冒出来的，可这瓶子是空的呀……一时没想好，也可以说没有高度集中注意力吧，“臭小姐”便从他鼻子底下溜走了。

下班之后，他来到了老调研员何教授的工作室，虚心求教。

何教授是何明的外号。他50岁了，当过30多年查私员，经验丰富，又有精深的专业知识，所以小蔡这一批又一批青年检查员都尊他为师，亲切地称呼何教授。

“你静下心来，先闻闻这个。”

何明一连叫小蔡闻了好几种样品，他都摇头，不对味儿呀，“臭小姐”铜瓶子里的臭味是很奇特的。

“难道是这个？”何明兴奋起来了，打开一只精巧的小瓷罐。

蔡军俯身去看，还没看清楚，便有一丝奇异的臭味儿钻进鼻孔，直冲脑门儿。他叫起来：“这就是臭小姐的那种臭味儿！”

何明大喜：“好极啦！上级一再催办的麝香走私大案，今天被你的小鼻头发现了线索。”

“麝香？”小蔡糊涂了。

“对，这不是臭味儿，而是一种强烈的浓郁的麝香！”

何教授又让他看了看瓷罐里的宝贝，原来是一个黑乎乎的核桃大小的扁圆体，表面长着灰褐色的毛毛，这是獐子的肚脐儿。里面是一包黑色的粉末，就是麝香！最贵重的天然香料，也是中药。

“香料，为什么臭？”

“糖是甜的，可糖精就是苦的——把它稀释几百倍上千倍之后才是甜的。同样的道理，纯粹的麝香是臭的，也可以说‘香极为臭’，把它稀释几百倍上千倍之后，就是制造高级香水必不可少的天然香料。”

“獐子出产在哪儿？”

“等等，以后我再给你详细地讲……”

“何教授，您认定那位臭小姐是走私麝香的啦？”

“对！小蔡，你把这位港姐的情况再详细讲一遍，咱们立刻写个书面报告，呈送查私处和海关的领导，马上立案！”

3

冤家路窄，刘兰香小姐今天又撞在了蔡军手里。但他不能擅离岗位，只好把她交到重点检查室去，并且悄悄地揿电钮，发出“要案”的信号。

“请打开你的挎包。”

单间小屋里的两名女检查员站到刘小姐对面，口气平和地说。

刘兰香顺从地接受检查，心里又慌又不慌。她也有师傅。鹿茸洋行的小黄老板说过，中国海关对旅客进行单独检查，不外乎两种情况：一是大厅里的检查员对你产生了某种怀疑；二是因为过往旅客太多，他们不可能普查每一个人的行李，就对若干旅客进行抽查。刘小姐暗自思量，对我产生了什么怀疑吗？不可能。我没有携带私货嘛，多半是属于一般性的抽查。这是她并不发慌的原因。

但她心里也有发慌和恐惧的因素，全都隐藏在一张小小的字条上。

“衣袋里的东西。”女检查员指指她上衣口袋，也要检查。

刘兰香一惊，表情仍然镇静自若，从衣兜里掏出一只不大的钱包、手绢和一串钥匙。

女检查员的动作十分细致、迅速而准确——刘兰香在心里选择了“准确”这个形容词，又觉得应该说她俩的动作“干净”、很“规范化”——小黄老板亲自带着刘小姐去过东南亚的几个地方，去开眼界见世面。那里的海关检查室里只设一名检查员。小黄老板说，面对一名检查员，即使查出了违禁品，也是可以当场行贿的；深圳这里却不行，两名检查员，又当着我的面打开钱包，把港币和美钞全掏出来，放在白色搪瓷盘子里，三头对面，六只眼睛，一切都看得明明白白，她们的行为不是很干净、很规范化么……

“里边没别的东西了吧？”女检查员拿着掏空了的钱包问。

刘兰香点点头，怀里却像揣着个兔子，怦怦乱跳。

女检查员把空钱包和空挎包转手放进了墙壁上的一个窗口里。刘兰香的心差点儿从嗓子眼里跳出来。

“你身上还有什么东西吗？”

“没有！什么也没有了。”

“那就填一张随身携带物品登记表吧。”

“好好。”

刘小姐携带的东西很简单，点了一下钞票的数目，没用两分钟就填写完了。

就在这短短的两分钟时间里，隔壁的老调研员何明等人已对她的空钱包和空挎包作完了技术鉴定。结果表明蔡军发出的“要案”讯号准确无误，证据确凿，完全可以对走私分子刘兰香予以拘留审查了；但是何明根据那张“小字条”的内